

名家讲堂

写出一代人的生存史、心灵史和思想史



郁葱，原名李立丛。当代诗人、散文作家，编审。著有诗集《生存者的背影》《世界的每一个早晨》《郁葱的诗》等十余部，散文、随笔集《江河记》《俗生记》《无穷爱》《此生彼生》《艺术笔记》，评论集《谈诗录》《好诗记》等多部。诗集《郁葱抒情诗》获第三届鲁迅文学奖，《尘世记》获塞尔维亚国际诗歌金钥匙奖。现居石家庄市。

郁葱

做艺术跟做人基本相通

记得曾经应《诗探索》之邀写过一篇随笔，题目是：《面对尘世，我不转身》，其中说：“常说的一句话是苦难和幸福一起造就一个人的一生，我内心有更多的忧郁成分，记忆深刻的总是那些磨砺人的经历。许多人看到什么就能表达什么，我不完全是。朋友有时赞美我的性格，可我觉得可以赞美的性格大部分是浮浅的，所以我很少有成就感。我的内心一半传统色彩一半现代色彩，这注定了我的思维方式和表达方式。这些年我也总在想写诗有什么规律有什么诀窍，至今没有找到，我是个笨人，但有些东西是应该把握的，把握住了就是诗意，比如：用心、时间的距离感、细微处的风格、简洁、隐秘符号、真实的心跳等。做艺术跟做人基本相通，你平时怎么对待世界，你怎么对待诗歌。想起阿布拉莫维奇的一段话：“身体像是世界像是宇宙，想要了解身体就要了解世界。通过作品我向受众展示：如果我能够承受这种痛苦，那么你也一样可以。”

我出生在20世纪50年代。对于我们这一代人诗人来说，一个人的经历，往往就是一代人的经历；一个人经受的幸福和痛苦，往往就是一代人经历的幸福和痛苦。这是我们的宿命，也是我们的幸运。因为，只要写出了自己的内心世界和积淀，就写出了这一代人的生存史、心灵史和思想史。世界很大，但很大程度上世界就是自己，展开了自己的内心，就展开了对于世界的理解和认知，因为那是自己给予这个世界独特的目光、表情和眼神。别人称我为诗人，我只是一个记录者。我所想的是，假如我们每个人都能成为自己所经历时代的记录者，历史就会真实很多。

我们这一代人，曾经对艺术对社会有着那么多的热情和期盼，几十年没有什么变化。这种理想主义包括为诗和为人。诗歌界之外的朋友以为诗人的内心世界很松弛，那不是真的。真正有价值的艺术代价太昂贵，它的确是用一代人、几代人的命运和青春换来的。记得当编辑时读朋友的诗，对他说：“不能总是注重那些空泛的虚无的东西，不一定每一首诗都有意义，但也不要让诗中充满着语言的缠绕。”好像现在一些人不大爱听“意义”这个词，觉得它旧，但我实在想不起来一个什么词能够替代它。

“宁可要感觉的生活也不要思想的生活”，济慈的这句话近乎箴言。然而我读他的作品，一点也不缺少思想。我发现许多作家在表述时都排斥思想，可又从来离不开它，甚至，他们的某些作品就是思想的结晶。所以写作这事，不要躁，躁是诗人的天敌，躁是所有人的天敌；不要急，有什么样的经历、品德和境界，就会写出什么样的作品。说这话的时候，想起了一位艺术家的观点：“宁可晚一点，先把人养好，人要养足。”

理性是成就一个诗人的基础

我有一种很固执的理念：诗人在性格中和作品中一定要有很大的理性成份，理性是从理智上控制行为和文字的能力与深度，也是一种观念、一种态度

和一种追求。起码对我是这样。张学梦评价我早期的作品过于理性，他充满溢美的评价曾经使我得到了轻浅的满足。学梦说那些诗是“理性而智性的花朵”。坦率地说，20世纪七八十年代我并没有对理性有多么自觉的认识，现在看来，恰恰是那个时代的影子和朋友对我作品过度的赞美使我逐渐意识到，理性是成就一个诗人的基础。

我在《郁葱访谈录》中曾经说过：“也许我们在先哲的思想面前永远显得肤浅，也许我们穷其一生思考的哲理和箴言，在他们那里都能找到答案，但这不妨碍我们思考，这种思考和思想起码可以使自己适度的深刻。而且，一个理性的诗人一定有他智慧的、哲学的、恒久的那一部分，这是成就一个好诗人的前提之一。”2000年到2010年这十年间，我的诗歌变得感性了，之后，又进入到一个理性与感性交织的阶段，写出了我在这个年龄的感受和思想，我谓之“剖不开世人和世事，就把自己剖开”。从最初作品的理性变得感性，然后回归理性，这基本上是我写作经历的大致途径，也使我意识到了写作必须“变化”和“微调”，这成为了我诗歌创作中的一种自觉。

“其实我们根本没有真正进入诗歌，只是想象她的存在。”郁茨科夫说这句话的时候，显然对其时的诗歌艺术现状带有某种失望和抵触的情绪。当然，诗歌毕竟不是科学，一个词叫做“准确度”，这个词对科学极为重要，但对于诗歌基本不适用，比如语言和想象力，不一定准确，但要给人陌生感。其实写诗许多时候内心总在纠葛中。就是说，如果你的内心很矛盾，那就对了。我再往相反的观点里说：有时候感觉，艺术也是一种科学，诗歌也是一种科学，如果我们认定了它是一种科学，我们内心就会具有更多的崇高感。不一定每一首诗都显得那么“崇高”，但内心一定要有一个尺度。其实也知道这两个迥异的观点都不一定准确，这也说明，也许许多道理都有道理。

又提到这个词：想象力——这应该成为一个极端的词，它是一个诗人应该具有的第一能力。用一种朴素的温和，延伸我们所能触及的范畴和空间，那里面渗透着自己绝大部分的敏感和细腻。不一定有撞击，但一定会渗透。还有一句可以记住的话：“所有的历史都是当代史。”这句话让人觉得茫然，可仔细想想，也没什么不对，这是现实。克罗齐还有一句话也是箴言：“现在对我们沉默不语的那些文字，将依次被以后生活的光辉照耀，将重新开口说话。”

知识、经历和灵性的组合体，叫做学问

诗人伊蕾有一句话：“没有爱的自由就没有所有自由。”自由的意识给不了人什么，它只能够给人“自由”和“意识”。而这恰恰是写诗甚至是人类幸福的精髓。朋友问我在什么心境和状态下写作，许多朋友写诗需要一个相对安静的环境，我不需要。可能是做编辑时间久了，在编辑部的时候闲暇不多，有时间就会在办公室抽空写诗，而且不怕打断思路，有事情我就处理，然后接着写。朋友说：思路断了多影响情绪？我说：“不怕，能打断的可能就是没有必要写的，有价值的思路，一定不怕打断，一定是忘不掉的。”记得一本音乐类的书中谈到：一个爱乐者身上具有的音乐知识有多少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他对音乐的感觉。这个观点似乎适用于诗歌。还有一句话：“知识、经历和灵性的组合体，叫做学问。”

有人列举了世界上最快乐的人：刚刚完成作品的艺术家，为婴儿洗澡的母亲，挽救了患者生命的医生，正在用泥巴修筑城堡的孩子等等，深以为然。这里面有大快乐也有小快乐，但其中都有诗意。当然，很难界定什么是大快乐什么是小快乐，快乐就是快乐，与那件事情本身的轻重无关。

还有，如果人们都趋之若鹜，那就最好远离。但一些时候还是经不住世俗的诱惑，这除了自身的弱点之外，还因为许多世俗的东西，是以高雅和脱俗的姿态出现的。无奈。“热爱自己的品质和身体，/对自己有足够的认同，/把自己的身体和心灵放在这个世界上，/就必然会经历那么多的纠葛和纠缠。/也要妥协，说到底，/世态炎凉、恶、不义、虚奸等等，/都是生活的一部分。”这是我的旧作《我热爱》中的诗句。

作品赏析·诗歌

春天在敲门

周慧欣

你以风为指，轻叩我柴门
把深藏花蕊的思念
变成蜜蜂温柔的轻语

屋檐的冰凌
还有一点点儿迟疑
一滴，两滴，轻轻落入掌心

枯枝挑着残雪，把影子拉长
一些没说出的遗憾，没熬透的月光
在你的温暖里轻轻摇晃

一下一下又一下，你敲得不慌不忙
先送来一缕清风，试着相拥
再递一丝新绿，试着绕上肩胛

我不敢抬头
怕撞上，你深情的目光
就让寒意，透过门隙慢慢融化
那些冻僵的欢喜，沉眠的情话
在你的敲门声，慢慢发芽

诗人以拟人手法将春天塑造为温柔而执着的叩门者，用细腻意象展现冬春之交的微妙变化。冰凌“迟疑”、枯枝“摇晃”与未尽的遗憾交织，暗示着内心对温暖的渴望与怯惧。结尾处“冻僵的欢喜”在敲门声中“发芽”，巧妙完成了从封闭到苏醒的情感升华，语言含蓄而富有生命力，呈现出一幅灵动又充满希望的早春画卷。

(点评 李洁夫)

长成一株开花的玫瑰

慕云

春从土里来了
三月的序还没来得及写
花便开
窸窣窣窣

彩色的灯笼挂在房顶太久
抖落一地尘埃
时间的声音挤进
墙角的缝隙
消失在最深处
没有人记得分裂从什么时候开始
你的疼痛只有时间知道
像极速的光 穿过枝丫的树叶
被撕了粉碎
影子确是美丽的舞者

光一直在
一直被遗忘
直到
一株玫瑰开出带刺的花

这首诗以简净意象构筑时间的暗涌。诗人以“三月的序还没来得及写”暗示生命的猝不及防，又以“彩色的灯笼抖落尘埃”隐喻记忆的封存与苏醒。疼痛如光穿过枝叶般破碎，而影子始终在暗处舞动——这种光与影的辩证，最终在带刺的玫瑰中达成和解。语言轻盈却充满张力，在断裂的句式完成对存在的温柔确认。

(点评 潼南)